

退庵隨筆

正一
冊五

退菴隨筆序一

隨筆一書較桂林相國五種有其過之真名臣言論也執事以心得之學筆之於書可坐而言起而行於世道人心所裨不淺時賢著作如此可貴耳前贈樞垣紀略掌故所繫是樞廷不可少之書至今繙讀不倦今復得此編耳目又爲之一新所論皆平允通達之至弟之拙著亦有與尊說暗合者中間並無刺謬可傳之書也其參酌先儒語錄議論正大和平實有益於身心性命之學願執事蒞治後卽以廣示吏民弟讀之起敬起畏想他人讀之亦然成就

退者陸筆 戶一
多少好官成就多少好人此豈尋常著作之比哉謹當日
置座右以爲晚節之助云道光十六年夏六月愚兄阮元
識

昨將大著隨筆研讀一過不禁五體投地先生學問經濟
根柢具見於此始知年來揚歷中外所膺雖皆極繁劇未
嘗一日廢書不觀也書中大指以誘善黜邪訂譌砭惑爲
主有顧氏日知錄之精博而切近過之有呂氏呻吟語之
周摯而明通勝之立言如此可以不朽矣安得學者家置
一冊心體力行所裨於世者非淺鮮矣侍何凌漢謹序

退菴隨筆序二

隨筆者隨時見道而筆之欲其勿忘也道不可須臾離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子思子言道極之三百三千至動而不可亂也至蹟而不可惡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道不遠人而人且自遠之烏在其能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隨時見道之實功也隨時識卽隨時畜隨時畜卽隨時凝然而難言之矣必也剛健其力篤實其志又加之日新不已而後其畜也大溫公通鑑自言一生精力盡在是矣

成之也艱則其行也遠退菴此書蓋亦日新不已積一生之精力以成之而仕學一貫文武兼資脩齊治平無弗備焉則通鑑其經而茲殆其緯也通鑑紀代以資治託始威烈上接春秋茲編分門垂訓用便承學之士斷自唐宋迄於我朝蓋取近而易徵且事變相類於法戒尤切太史公所稱可施廊廟者不其然歟乃若義正事覈一洗說部雜家之陋得其單辭片語皆可持守終身尤有合於大畜利貞之旨是書也出將胥斯世斯民而畜之矣退菴其何能退哉館後學善化賀長齡謹序

退菴隨筆者隨所見之書而筆之隨所聞之言而筆之隨所歷之事而筆之而於庭訓師傅尤所服膺藉以檢束身心講求實用而已初無成書義例也日月既積楮墨遂多里居多暇方取而整比之以類聚以卷分則凡可以勸善黜邪訂訛砭惑者咸具焉曩有古格言之刻以唐五代前爲斷茲編則自有宋以迄今茲時代愈近其辭愈費而其旨益暢其境亦益新乙亥奉

召復出乃以稿自隨去歲過關中遽爲友人付梓攜至日下同人皆以爲有用之書非說部雜家比爰質之儀徵師

相承爲增刪數事題字卷端旣抵桂林公餘復有勘補擴
爲十五門二十二卷重付手民因紀其緣起如此道光十
七年春退菴居士自記

卷一 躬行

卷二 交際

卷三 學殖

卷四 官常

卷五 官常

卷六 政事

卷七 政事

卷八 政事

卷九 家禮

卷十 家禮

卷十一 家誠

卷十二 攝生

卷十三 知兵

卷十四 讀經

卷十五 讀經

卷十六 讀史

卷十七 讀子

卷十八 讀子

卷十九 學文

卷二十 學詩

卷廿一 學詩

卷廿二 學字

卷八

卷七

退菴隨筆卷一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躬行

自管子以晏安與酖毒並論警人最爲深切而世多忽其
言惟呂東萊博議中有管仲言晏安論一則反覆闡明其
義愈著讀之如聞清夜鐘不覺汗流浹背也其言曰昔管
仲告齊威公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腐
腸死不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是意者仲有警世
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

世將愈駭矣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爲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端居之暇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隕業廢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皆晏安之爲也是晏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汙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也雖然君子之所欲與人無異也苟

晏安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取此者實見
眾人之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甯乃憂患之大
者耳君子外雖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
人非無鬼責然則善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王伯厚先生曰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
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
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
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
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

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
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
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
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
決擇於善利之間而已矣按此節載困學紀聞誠爲警世
之鐸蓋自古聖賢及志士無不早起早起則心體清明人
事尙未牽纏讀書易於領悟一切皆事半功倍故相士之
道相宅之法但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

周興嗣之言曰知過必改此四字最結實必改固難知過

尤難夫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
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
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夫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知其
非耳然則知過者鮮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者亦鮮矣
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於聽受也

黃陶菴

淳耀

我師錄云程子嘗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

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
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

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
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
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
後卻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
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
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
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之矣

朱子嘗言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遠色常歎何修至此自
分雖終身不能學也又言李先生初閒亦是豪邁底人後

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知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朱子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私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讀書變化氣質之法

近人有輯成語作楹帖者曰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余每喜書之近乃知讀書有實功靜坐尙是誑語也昔朱子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只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

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宜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無可議耳語錄中又云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槁木死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賓客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卽是自撓亂非所謂敬矣

李二曲

容

四書反身錄云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

式其儀範則道德爲人所需賴其匡定則經濟爲人所需

二者宇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者也然道德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也按此解儒字甚有理致其實則古人並無

此訓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段懋堂

玉裁

曰儒

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皆古訓講學家之義已在其中矣

真西山先生嘗言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特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爲遷善改過之象

明儒學案載南大吉知紹興府時王文成方倡道東南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大吉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大吉笑謝而去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曰

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

吾鄉何元子

楷

嘗謂易言頻復厲夫舉動不肯諦思動輒

言誤誤事豈可屢見慎勿恃改過爲盛德而漫無絕私勝

己之功也劉念臺

宗周

亦曰吾輩習俗旣深平日所爲皆

惡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此皆鞭辟

入裏之論

政出匪對又心博賦者觀其母亦不爲人

前明蔡虛齋先生旣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爲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

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卽赴選在
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
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卽逝人
以爲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寡表嫂丁甯告
誡萬勿浪費此等事當時卽以爲佳話至今人猶樂道之
李文貞所謂窮得熱鬧者足以起懦廉頑今人眼匡愈大
手頭愈鬆毫無此流風餘韻矣

陳白沙

獻章

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
此言最可玩味卽變化氣質之謂也言語動靜便是理會

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呂新吾

坤

曰周子謂聖可學乎曰無欲愚謂聖人不能無

欲七情中合下有欲字孔子言己欲立欲達孟子言廣土

衆民君子欲之天欲不可無人欲不可有天欲公也人欲

私也周子云聖無欲不如云聖無私此二字卽三氏所由

分也

又曰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時尚未敢言從也衆人一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降伏

一箇從字不曰戒慎恐懼則曰憂勤惕厲若任意可不離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苦如此

黃陶菴曰趙清獻公言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載張天祺自約上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亦須強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像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言趙叔平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

倒虛器中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如乾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考過此諸公所行疎密不同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日在是非窠臼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

進未陽全 卷一
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四書當作聖賢遺留下富貴
的本子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
禳禍的經懺一般絕不與己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
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仔細思量能
無笑死愧死哉

或問四書疑義於李二曲二曲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
抑徒誇精鬥靡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
修試切己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身修以
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

友盡道於日用之際試切己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
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
於時學習試切己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乎果視聽言動
之復禮乎果忠信篤敬之交修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
求放心試反己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心果收乎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惟其言之是
踐雖欲不謂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從師
千里師悉出經書欲盡講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
浹月弗至問之則對曰未盡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

可謂實踐始可謂善讀書哉

李二曲又曰顏子之不違如愚正顏子之聰明絕人蓋本心既空則受教有地入道有機吾人生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如愚二字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後知平日之喋喋論辨孜孜發明者特淺夫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黃香石

培芳

虎坊雜識云學者當明義利之辨一部孟子皆是辨明義利至桃應問瞽瞍殺人一章則是義利之辨

盡頭處矣在泉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但有執之而已矣在舜知有法而不知有天下但有竊父而逃而已矣桃應所問似甚難人而孟子義理熟極只據當下義理斷之更無難答落第二念卽依迴周折於其間矣故自古高世之行非常之事其理不離於庸常學者於當下義理認得真守得定更不存一毫利害之見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嘗見陸稼書先生爲縣令時上官欲令其改文書內一字先生不肯一字雖微但百姓情節不是如此自不可改觀此一事先生義利之辨可知矣其生平所造亦可見矣

一字尙不肯改况肯諂權貴徇請託以枉民情乎若當下怕參官之念起便無所不至矣

許藻園

浩

曰作文以讀書爲主讀書以立品爲主貪作文

而不多讀書猶之蒔無根之花雖得一二日妍麗其萎可立俟好讀書而不務立品譬之敝篋敗簾亦嘗貯典籍其中而不能保其不淪於糞壤蕪穢矣

有文無行之人自昔輕之使人因其人而議其文恥也使
人因其文而惜其人益之恥也或問於梁曜北
玉繩曰文
至不可磨滅似亦未可一概抹殺曜北曰不然君子之文

以不磨滅爲幸非君子則以不磨滅爲不幸使後人一番
瀏覽一番譏嘲不如磨滅之乾淨矣魏叔子有言士不立
品文雖貴實賤士不適用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之
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雀之羽毛耳文人方自恃其文爲
撐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之玩不
亦大可哀耶

魏叔子

禧

曰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

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辦一
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辦事

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止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卽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按叔子此論固是然爲不善讀書者言之耳善讀書者變化氣質之謂何而患此哉

沈彥執北窗炙輒錄載姚進道

述堯

之言曰上士雖不讀

書亦佳下士雖讀天下書亦不佳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

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亦安可不讀書

近世名公巨儒喜談禪理蓋亦如談書畫談古玩之類聊以自娛非真能窺其奧窔也魏叔子嘗言今之學者必關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闢禪非今日之急務也

浮屠書中語有可以與吾道相發明者亦不可忽記黃山谷答王秀書曰佛書言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畱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既承傾倒相與聊助聰明之萬一按魏伯子際瑞云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灾積勤可

以當智謀此三語亦約而可守也

凡人於五更寤覺時或悔悟舊事或料理明日某事某事若燭照數計所謂平旦之氣也盥頰之後十忘其五矣所謂旦晝之牯亡也故昔人有糊塗臉水聰明枕之諺人而

能使夜氣常存則庶乎近矣謝梅莊

濟世

曰或問平旦氣

何若曰夜氣清晝氣濁平旦氣介清濁之間問求放心曰過去想未來想皆放也求然後能存存然後能養養然後能先覺前知然則與二氏將毋同曰二氏靜中求吾儒鬧中亦求二氏舍學問以求吾儒由學問以求二氏求後無

學問吾儒求後儘有工夫何嘗同何可同

既爲士大夫則章身各有所宜華固不必奇尤不可惟其稱而已王伯厚先生嘗曰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言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而行歸於周也

吾鄉蔡文勤公

世遠

曰村俗秀才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

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設施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凡人家子弟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尙分畛域尙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又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

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頽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用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蹠蹕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已傲物又與聖賢道義之氣無涉矣按朱子語錄亦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日尤須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

心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自然如此不待他求也

魏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並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豈思人益卑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卑抑心志並當謙退於詞色之間魏叔子亦嘗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

是則我又益了汝

吾師孟瓶菴先生

超然

以儒林丈人主鰲峯講席身後崇

祀鄉賢著述甚富有焚香錄一卷皆躬行實踐之要外間
此書尙未盛行今錄其尤切於身心者數條於左如云孔
子屢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吾觀世人何嘗知
感知憂知懼連江陳一齋先生曰孟子四十不動心吾四
十而始動心吾深有味乎其言 又云北魏賈思伯云衰
至便驕程子云不學則老而衰語皆切至 又云閒中偶
念凡詬罵古人譏切前輩太過者非得奇禍則往往無後
如某某者可屈指數也 又云閒居爲不善者小人也

爲不善亦無善之能爲看雜書說閒話引杯自樂息偃在
牀其愈於爲不善者幾何 又云星命之說吾頗信之然
以爲命猶田也其佳者猶之平疇沃壤耕作勤勤則益有
收若蕪廢之吾未見其自出嘉禾也其劣者猶之磽确瘠
土生殖薄自難爲力若墾治之吾亦未見其終爲廢地也

又云雷翠庭副憲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
副憲亦恬然或問之曰在家廩給薄此輩自懶於趨承耳
不足爲怪也 又云每誦薛西原語天地間福祿若不有
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

去 又云有渾厚而爲人所欺者未有深刻而爲天所佑者也有孜孜自爲而成家者未有勤勤濟人而破家者也又云眼前至親密戚尙未能安頓停妥論學輒云萬物一體豈非妄語 又云有必不可諉事亟爲經理整頓則其事自當就緒若悠悠忽忽姑聽自然將來益費手矣又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多事之極至於身家俱困省事之極至於心地光明 又云閒嘗以省過語兒子兒子曰何事爲過余曰年來如某事之草率某事之忿嫉皆過也自今以往惟有事事縝密事事和平始得耳 又云少壯

時人之許我者皆謂之有英氣今思十數年前使酒任氣
攻人之惡皆粗氣也謂之英氣可乎英氣古人尙以爲害
事况粗氣耶

呂新吾嘗言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之人畢竟在行
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
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
而已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己棄
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
皆我也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紀文達師亦曰使人

人盡爲巢許則洪水當橫流至今並挂瓢飲犢之地亦不可得矣

古今隱者分量亦各不同如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道不可爲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若巢許一派則雖有道亦不肯仕鄙屑臯夔伊呂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吾道之罪人也世無此等人不害其爲有道若無臯夔伊呂則此等人也沒安頓處誰成就汝作高人乎

孟子曰擇術不可不慎夫擇術而至於講學授徒亦可謂有利無患矣然又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哉憶周櫟園

亮工

書影載薛千仞之言曰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

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又阮吾山

葵生茶

餘客話載王澹圃於酒閒云士君子無手刀殺人事然不
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恆產略習句讀
抗顏爲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
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
藥性略計湯頭懸壺立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
動手輒誤立擠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時座中有失色
擲箸而去者

紀文達師曰鄞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遇冥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平生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謂受人館穀疎於訓課冥司謂無功竊祿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修脯誤人子弟譴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卽減食祿一鎰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寤竟不起臨沒舉以戒

送者附錄 卷一
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秀才之名最美自兩漢卽重之然彼時已有舉秀才不知書之謠今世俗乃有窮秀才之號不知始於何時何地吾友謝退谷金鑿最惡此稱嘗論之曰秀才至不窮者也爲

聖爲賢爲卿爲相皆秀才分內之事卽降而下之進亦可望一官半職退尙可以學術名於鄉里何窮之有然今之秀才實有窮者不悅詩書不務講求則其學窮不飭廉隅不羞苟得則其行窮只一貧字終日戚戚則其志窮百無一能則其術窮四者皆備可謂真窮也已又何尤焉

余嘗受業於外舅鄭蘇年先生

光策

乾隆庚子科吾鄉名

進士也每聞同人問爲學之方先生必還叩以所志何事以爲必志定而後學者有入手之路教者有下手之方迄今四十餘年同門中人才輩出而回憶當日情事某某所言何志先生因材而施後來所成就亦各不甚相遠惟無志可言者遂竟至無成思之輒爲汗下昔朱子有言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只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先賢先師之言豈欺我哉

列子言貧者士之常後漢孔嵩則言貧者士之宜余謂常

字可絕人妄心宜字更引人入勝孫夏峯

奇逢

曰一友自

敘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日閒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閒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卽行省得攜帶旣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已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簞瓢嫡

派也

吳業外員讀讀王去主

此黃華劉道子

太上感應篇云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
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故吉人語善視善行
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
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抱朴子微言云按易內戒及
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
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
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語又言身中有三尸鬼
神之屬也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
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

日也小者奪算筭者三日也吾未能審此事之有無然出
川草木并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
理當有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
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須積
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惡人之
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
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
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若乃憎善好煞口
是心非背聞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

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
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戮降
伏謗訕聖賢殘傷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獠獫罽
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
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
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
害不公不平淫泆傾斜凌虐孤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好
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
償求欲無己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

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
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
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
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
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
妻子家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道家言枉煞人
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怒恨若以漏
脯充饑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其有曾行諸惡
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恩施與貧乏人以解之按此皆六朝以前道家之言可與儒家相表裡而鄭康成箋詩氓之章有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孔冲遠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則漢唐大儒之言載在經典列在學宮矣

與此同者學問矣

取此書以讀之云何哉也愚昧頓頭謝大儒之誨

士言百言可以成世學矣中意五言云士言大

以簡而深之言也與世學本固其對而演其知

退菴隨筆卷一

退菴隨筆

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二而日學其文不暇而日致其於無味

以此求之百不失一也福州梁章鉅蔭林編讀其書

吾國交際文也前贈韓蕤州對客吟詩人欲非其書其文也

呂新吾謂友道極有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而正言不入惟朋友者朝夕相與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

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語戲媒樽俎姬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賢奸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

朱子戒子書云交游之間最宜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非者損友也以此求之百不失一但恐自己偏僻卑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友不期疎而日遠損友不期親而日近此須痛加檢

點而切革之不可在苒漸習日趨於小人之域也

皇甫持正作韓公墓志云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
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生雖
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
恐不貌美游以恢笑嘯歌使皆樂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
君子巨人者矣夫以韓公自命之高幾於壁立千仞人之
望之至如泰山北斗而其樂易乃如此後之君子非有公
之名德而輒以盛氣凌人徒見其不知量矣

李習之問一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墮羅刹鬼國師曰

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李怒形於色師笑曰卽此便是黑風
飄墮鬼國也調心之難如此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凡
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
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平常事蓋
幾於犯而不校者矣

司馬溫公曰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
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日所憑以爲爭訟
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旣
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切

不可指其隱諱之事暴其祖父之非

周海門曰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檢點檢點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檢點心放在事前省得檢點又省得悔吝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昏懦甚矣與其蕪軍短周育烈燎陳史監齊宋交賄費黃陶菴曰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

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再敗知其不法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古人慎交不輕許與如此

又曰魏陳元方在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廬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安可以己所不安而移

於人乎宋司馬溫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
夏來有肺病若售者須先語之老兵笑其拙噫此卽釋氏
所謂直心道場也

又曰司馬文正公嘗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錙銖妄取
於人以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必靳亦其理宜也今日
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旣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
之於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則拚
人嫌恠可耳

又曰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讒言臨之甚

威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拊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簽判每
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
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
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
多每曰魏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
詩猶不忘少年之語夫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
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
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是蓋涵蓄深沉此濂溪之所以

自得也剛褊躁露此荆公之所以速敗也

又曰范文正公讀書南都時畱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厨食饋公旣而悉已敗矣畱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以盤餐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夫此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以口腹累人君子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矣

又曰趙康靖公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復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生平誥敕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與趙閱道同爲御史以論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夫爲德於人而必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嘗受德之人淺淺之乎爲丈夫耳古人於君父之前進退

榮辱之際而能平心愛惡若此真學道之功也

又曰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語人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常少廢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座下足杙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爲唯在乎常久而已按此卽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隨時可行隨人可行隨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耳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呂新吾曰與禽獸奚擇於禽獸何難此是孟子大排遣初

愛敬人時就安排這念頭再生氣余因擴充排遣橫逆之法又有十焉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曰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其人之頑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且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爲太史公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

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可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
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彼欲難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
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
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勝下古人云身
愈誦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
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畀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
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
而解或久構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爲弟子
而有桓魋豈非命邪十曰外甯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必懼

患防危長慮卻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
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三自反後君子之存心猶
如此彼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而遽怒與夫不愛人不敬人
而望人之愛敬已其去橫逆能幾何哉

又曰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
見袒裼裸裎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此孟子所以云
君子不由也

又曰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
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人

共一事五相濟則事無不成五有主則事無不敗仁者欲
實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何以成此
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意
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然
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行
其胸臆三軍之士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定斷何意見
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又曰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
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賢亦無如之何

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則所全多矣

又曰聖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親民曰泛愛曰愛人曰容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豈弟曰樂只若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呆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輔世長民之才也

朱竹垞

彝尊

與友書云比聞足下授徒某氏主人有音樂

之好歌板師食單豐於書塾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

惟自審其分斯無不自得矣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
至買妾有費百金者若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
下其直愈高歌板師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
於足下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足下若以
此引去不知者將以爲飲食之人矣其可哉

顧亭林

炎武

曰君子將立言以垂後則與平時之接物者

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
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
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

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所以爲聖之時也
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人欲以一日之周
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申臆盟

涵光

荆園小語云士君子所至務使人人因我而

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
因我而不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黃香石曰此邵堯夫所
以可愛非澳忍隨俗之謂也

吉人遺鐸中應物一門最多格言名論如云自家猶不能
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又云以料事爲明便

駸駸人於逆詐億不信此念是刻薄關 又云凡事必看
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又云凡遇不得意事試取
其更甚者譬之心次自然和平 又云言人過於君子之
前何益言人過於小人之前有禍 又云以耐事了天下
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又云待富貴人不難有
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又云富貴
人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又云凡稠人中不可議人短
長必有親厚者 又云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
簡 又云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

發於外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彰於外求之者衆矣 又云士人處世寧使人訝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又云人之病在好談其所長此等語皆至爲簡切足以動人所謂吉人之詞也

魏叔子日錄裏言中所論待人諸條有極警醒者如云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中出蓋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裡局中想耳 又云嘲戲人自是

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
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
失規人之旨矣又云施恩之道有二一曰使已可繼常
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
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內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
可繼可也一曰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
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
而人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
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又

云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誤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誤
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彼無一毫驚覺寃
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又云處財一分定
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
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
是刻刻者不畱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疑親屬中如何
便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豈不與路人等乎

鄭半人

梁

曰孟子言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

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爲賢君之

恭以取於民有制爲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
矣今天下之言儉者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
於人否則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嗇慳鄙則恐無
以爲生若此者人皆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
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
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今之人第以
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
寡恩莫儉若也豈孟子之所謂儉哉

謙固受益然謙不中禮則所損亦多在上者有不中禮之

謙必至於亂名分紊紀綱在下者有不申禮之謙必至於
取賤辱喪氣節故聖人明告人以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
言令色足恭某亦恥之

紀文達

師

曰門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

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者每盛氣凌轍以邀人敬謂之自
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爲苟道德無愧於聖賢雖王侯
擁篲不能榮雖胥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
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
敬我我卽辱與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

歟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立益爲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爲客氣不待辨卽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卽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爲更貧奴隸較君爲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手書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矣

海甯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失意

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曰得意
時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口則賢者
或未能夫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曠達之語其
招禍甚於怨尤也

楊忠愍

繼盛

訓子云凡與人相處第一要謙恭誠實同人

做事勿辭勞苦偷安同人飲食勿貪多不讓同人行路勿
棄伴不顧同人寢臥勿佔好床席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
恕人勿使人恕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甯受人氣勿
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仇於我則終

身不計見人之善則稱揚不已聞人之惡則絕口不言覺人之詐防之而不宣諸口有人向汝說某人感汝之恩則曰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汝說某人訕謗汝則曰他與我最相好則恨者聞之其怨自解汝不如人則恭敬而求教不可掩飾護短人不如汝則謙和而遜讓不可鄙薄逞長則無怨尤矣按公忠義之氣直薄雲霄而體會人情乃復如是蓋真君子未有不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也

凡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昔邵

伯溫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可興乎因著論駁之以爲孔明雖不死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見之怒曰使汝如武侯尙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心忠厚雖論古亦不輕易如此其於同時人可知矣猶憶余十五六歲時輒詆林西仲之古文析義方伯海之文選集成浦二田之讀杜心解爲兔園冊先大夫痛斥之曰待汝將古文析義中文字篇篇熟在胸中又將文選杜詩皆全部熟讀尙未可輕議前人何況汝萬萬不能而先學此輕薄言談何濟於事余爲惕然汗下至今思之猶有餘慙也

所貴乎友者固在乎遏惡而亦在乎揚善昔子路問於孔子曰今有人躬耕竭力以養其父母甘旨未嘗有缺而孝名不彰者何也子曰或者其心之不誠歟辭之不順歟色之不悅歟若三者不闕而名不彰者則友不爲宣之也夫人雖有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能也故內行不修則身之罪也內行已修而名不彰者則友之罪也友也者所以遏惡揚善而成其名者也按古今之論友道者皆主切偲然必兼此說而義乃備故太史公亦云懷才抱奇之士非附青雲之友烏能施聲名於後世哉

里諺有仁義莫交財交財仁義絕之語雖是爲下等人說法實痛切乎其言之也凡交際不能免交財但總以分明爲要義昔管仲分財多自與而鮑叔不以爲貪人多援此籍口然必有管仲之才而適逢鮑叔之識方克全交否則鮮有不招嫌隙矣劉向說苑云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可託財者僅屬下士然則不可託財者是下士之不若矣豈非恥哉

魏叔子曰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卽是自己做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

可疎略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不可疎傲若能體認此理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卽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見煩勞矣余自外宦所歷皆極煩劇衝要之區過客如織每以應接爲苦嘗見任城節相孫寄圃公

玉庭

終日欸客不疲心竊疑之公曰我辦事只在朝夕常

極案牘之疲其中間欸客正藉以爲將息之地故轉不覺

其苦後謁襄平節相蔣礪堂公

攸銘

亦曰坐披案牘靜象

也而必受之以動否則昏沈欲睡矣日勤應接動象也而必受之以靜否則內外交疲矣此皆閱歷有得之言然尙

不如魏叔子之歸於學問爲有味也

黎愧曾

士宏

曰人有一點之怨於我我必欲報而曾不思

人欲報我之怨者不知其幾也我有一點之恩於人便欲人報我而曾不思我未報人之恩不知其幾也按人能常體會此言自可以收懲忿窒慾之益凡可以招人之怨者皆不肯爲凡可以受人之恩者益知所慎矣

方靈臬

苞

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

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

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
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
而飲食必精燕遊惟便縫紉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
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
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幼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
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
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而刼辱繫虜
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
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

粗食頗能內外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恐不幸而言之中也

邱秀瑞

嘉穗

曰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

四民者卽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子者亦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實窮於天也若如今人以奴若婢而制之終身使不得配偶則是始而孤繼而鰥且寡而終於爲獨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爲使也悲夫悲夫竊謂今日居民上者宜設爲厲禁令奴婢年二十以上皆爲配偶然後得役否則奴聽其自去之母

得責以贖身婢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禮如是而不之聽許奴婢自陳於官而約長爲之舉首則有常刑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然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咸得以自遂其生於天地之間而爲本主者亦不至肆爲刻薄賊人之子以干神怒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已

陶南村

宗儀

輟耕錄云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僱

一僕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復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

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
卽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
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
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蔣礪堂節相每語人曰京官不必
擇僕若外官則才勝於我者斷不可用亦此意也

凡驟遇非常之人必須有定識定力昔蘇文忠公官某地
時夜夢爲虎所扼傍一僧揮袖障之而去及旦卽遇此僧
揖曰夜來驚未定乎公遽令收之卽遁去此見公之定識
定力矣紀文達師亦言姚安公在苑家日遇一僧合掌作

禮曰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納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未畢而去公嘗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爲此輩所誤卽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此亦蘇文忠識力也

孟瓶菴師曰一人朝夕餽粥月得一金直錢一千可以不饑省一僕之食并工資計之歲可育二人省一美衣之費歲可育一人省宴會之費五六次歲可育一人省年節慶賀之費五六次歲可育一人卽此可以類推然此乃僕窮

措大打算耳若有力者省得一事便可周給數十人也

又曰我輩力不能濟人却須爲人所倚賴斗粟尺布皆可以自盡其心 又曰以喜慶事來求助者不妨從省喪葬事必須從厚孔子脫驂非力有餘者也 又曰先君子一生嚴毅而僕婢亦能知恩不肖頗事周旋而戚友猶多未諒此葉福清所謂自顧生平不如祖父遠甚者也

魏叔子師友行輩議云師者師其德友者友其義以德義爲名分故兄弟子孫行輩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古者師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

可制則知行輩之不可遞推爲合禮義矣請言其例德業
之師以父道事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曰
母此名之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如祖與
母也其父有名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事之可也不
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至親伯叔兄師俯然爲子弟吾
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宜自居於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
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者俗人之稱也何也師之弟
有可以爲吾弟子者則分非一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
常也然師有以門人爲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

師視其門人如至友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

有初友而後為師弟者有

本為師弟而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隅坐隨行拜跪當如通家子禮但以伯叔姪稱呼則不可以先後輩可也

漢昭烈謂後主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然矣
同立一師之門有先輩焉有後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
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師一人門人之子於師之子為後
進常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故曰師也者師其德
友也者友其義非德非義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則不可
以遞推吾友之子以吾為父執不可移者也故友之孫視
吾子為前輩常也而齒與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

吾子不徒以通家爲兄弟而自爲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
學等而雁行不可也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
子者父友之子亦友之古人所謂羣紀之間也交親如兄
弟者則不可必視其始交或父其子或子其子不可移也
此其大較也父之友或視爲兄弟或同齒同學出入同友
善則皆可以伯叔禮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總以下其
親疎固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有如從
再從以下者有僅奉之以其名者余少於前輩甚重伯叔
之名或不得已循其禮焉而心慚則過也

古人見通家尊長有八拜之禮北窗炙輠錄載張安道年
德俱高有孫延嗣爲鄰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君
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旣拜而起乃撫之如子姪然
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
平受初不辭讓荆公温公始答拜至與其人通寒温叙父
兄交契訖再拜始不答如此則受半禮矣關子開子東兄
弟見米元章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
八拜前輩受拜之禮不同如此以予意觀之荆公温公最
爲中制云云按此禮不可行於今久矣然分居卑幼者正

不可不知此理也

凡朋友契闊之餘必藉尺書以通情款嘗見有深交密契
一分手而音問缺如者非必其愆也語長心鄭重勢必艱
於下筆乃至因循愈久則愈難發付以迄於無者昔歐陽
公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云彥國自西歸於
今已逾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不暇
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恠彥國了無一書
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
書又無然後果可恠也始與足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

者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旣不得羣居相笑語盡
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
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
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
執牛耳登壇先歆降壇而吐之何耶生平與足下語思欲
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尙不能勉強向所
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
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
得足下一書不翅饑渴故不得不切切也此書非特曲盡

情事而當時朋友真切之意亦可風矣

名東稱謂京宦有舊式可循外官有憲綱可守不容率意爲之凡在籍進士舉貢生監謁太守以上官俱應手板直書進士某舉人某惟五品以上之封翁及各衙門幕友可用名東稱晚生余官吳中時有部下士以後進小生名東進謁者余曾面斥之冬夜箋記載明人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交則寫通家年誼則寫年家後則無論有無科第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又載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稱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

行近則無不用年家眷三字矣有人戲爲詞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按今惟翰林前後輩交拜通用年家眷字外省則大府拜知府以下屬員間用年家眷弟字此外則多從簡從謙若率意爲之鮮不貽笑柄者矣

明人小說載正德中一大臣謁劉瑾刺稱門下小廝嘉靖中一儀部謁翊國公

刺稱渺渺小學生又有自稱將進僕神交小子未面門生者

翰林名柬例用大字而過大則有倨侮之譏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王槐野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

單帖稱年侍生與槐野字略相等可見前輩謹樸據此則嘉靖以前尙不用大字也按前明言字大不過云幾等亞卿而今則有過於正卿上公者近有新庶常來謁名片每字將方寸半余篋中適存曹儷笙太傅及英煦齋師舊名片較新庶常字尙縮小十分之三因憶湧幢小品中又載職方王偉嘲一御史名片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王偉晉兵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自嘲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烟不識羞後二語正堪爲今人寫照也

詞林典故載故

事書東大學士自簡端書起掌院而下以次遞降逮及庶
常大約於東之中半高數指寫起然自余入京都所見大
學士東並無自簡端書起者
大約皆就中半高一二指

茶餘客話云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尙書兩處
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尙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
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
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尙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

京卿稱侍者矣

虎坊雜識云翰林拜前輩用白柬或謂自明張江陵掌院
始時方奪情起用也此不知出於何書又嘗聞謝薌泉前

輩

振定

言凡編檢拜庶常前輩因散館改官者卽改用紅

柬惟後官至內閣學士及布政使者則仍用白柬謂之還

魂此語亦不知何所本俟更考之

今人與人往來書函以署名爲敬稱字爲簡是也然在古

人却不甚拘古人凡相與言及書帖詩文中多自稱其字

不定稱名顧亭林日知錄歷舉十餘事爲證而不止乎此

也伊尹名摯而自稱尹躬見禮緇衣衛將軍文子名木而

自稱彌牟見禮檀弓祭公自稱謀父

韋昭以謀父爲祭公字

見周書

項籍自稱羽見史記項本紀狐偃自稱犯見史記晉世家

閔貢自稱仲叔見後漢書八十三此自古人之脫略今人

不宜效之

詩巷伯疏君父之前
自名朋友之接自字

滿洲書名多不繫姓今公私稱謂書札往來皆但取首一

字此固有所本也白香山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

論結都離稱論公麾下虞道園正心堂記稱忙哥帖木耳

爲忙侯近錢竹汀金石文跋尾續載至正二十二年嘉定

州重建儒學記稱鐵穆爾普華爲鐵侯蓋截取首一字以

代姓而其本姓自在乃今人竟以首字爲姓而以其下數

字爲名仿漢人單稱名之例如論結都離稱結都離忙哥

帖木耳稱哥帖木耳則於文理不可通矣此滿洲人所了
然於心而漢人多不解其故所當正告之也

今人動言老人有十反初以爲流俗之論而不知其起於

宋人周子充

必大

二老堂詩話云郭功父嘗言老人有十

拘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

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事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卽

出也憶孟瓶菴師瓜棚避暑錄中亦載有數事如魏志王

肅傳評云王肅亮直多聞劉實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

佞已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
治身不穢三反也世說郗超有三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
已一也治身清真大修計較二也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
也唐詩紀事云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陞進好文章
憎人才華性貪濁憎人受賂此皆性有所偏瑕瑜不掩者
也若東坡論徐仲車云仲車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
其詩文則惟而放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爲字始通終日
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明楊文懿
語徐詹事云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不數合而樂與

客讌行不能里許而好遊近見龔進士景瀚爲其考厚齋
先生作行狀述雲南驛鹽道沈公榮昌之言曰汝父一生
有三反慷慨喜功名而恥干謁下於己者煦煦相歡暱而
不喜事權貴人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而錙銖之入動色
相戒如是之反又何礙其爲正人君子哉

既歎其長之矣又所鑿其數五人孫子始

不喜其辭負人用規收或不信有誰而離趨之人憤會

齊三又勸謝喜也谷而須于隨不似古昔熙熙然燿而

失坐計計州遊雲南羅鹽巖亦公樂昌之言曰必父一坐

退菴隨筆卷三精而致致致自男恭辰補刊 孫儔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三 出此爲天下各士職人以終其壽王公大

曰對世學代禽皆蓋此福州梁章鉅蒞林編人出令非茲

不齊勸學 雜著出詩外職曲學於千墨千索風寒東式之

士大夫不說學實關係家國之盛衰昔人言不殖將落原
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謂當今年少
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
肇歎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
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學不學之
分顧不重哉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
子亦不過稱其好學而顏子之好學不謂其能讀三墳五
典亦祇稱其不遷怒不貳過而已可知聖人之教莫切於
好學而好學之要莫重於變化氣質也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
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跽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
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
巨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
免於刑戮死辱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

人從而禮之此得之學者也

與漁樵同世五宮如對壺

荀子解蔽云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
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
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
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
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
好書者眾矣而蒼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
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
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按荀子之言見道之言也不第爲治經之士言之然治經者能守此言六經不憂通矣而况能進於是乎

夫子十五志學便是志到從心不踰矩地步二程子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便是要學到後來二程地步立志成德一以貫之然必下學方能上達又須步步踏着階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若朱子言陸子靜門徒仰視霄漢此則後學所當戒矣

黃香石曰諸葛武侯生漢末與盧鄭同世正當攷據盛行

之時而讀書獨窺大意此所以爲王佐才攷據之學雖足名家而致遠恐泥故君子不爲也唐弼軒寅亮曰考據之學最後者勝則有鑒於膠葛者而以諧語斷之耳

學問之道惟虛受益虛則益明明則益虛蓋虛則好善便可到明明則真知自然服善泰州王心齋二十餘歲時王陽明已膺封爵心齋見之抗賓主禮談三日而心齋服四拜爲師後數日心齋又不服陽明於是還之四拜仍爲賓主後心齋又大服乃復拜爲師昔王荆公見司馬君實爲人作墓志語多譏切新法人謂司馬禍且不測荆公乃以

通考附錄 卷三 三
粘於屏風歎美不已曰此西漢之文也荆公與陽明皆有
性氣的人而其虛公之心尚如此後之學者其可拒人以
自封乎

讀書必以細心爲主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蘇文
忠每有撰著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明代人讀書多不細便大害事王陽明爲王守溪作傳最
表章他的性說性說中引孔子語云心之神明謂之性以
爲吾止以孔子爲斷不知原文乃謂之聖非謂之性也記
不確又不去查落筆便成笑話明道因濂溪教他尋孔顏

樂處晚年欲作樂書朱子曾笑云不知樂如何作書謂樂
在心作不得書耳性理中載此語恐人讀作禮樂之樂乃
於樂字下旁注洛字書生不看小注於問樂策往往答云
明道常欲作書是讀爲禮樂之樂矣常州錢啓莘又錯以
旁注洛字爲正文因費許多心力著一部洛書皆畫作龜
文繫之以詞以竟明道未竟之志豈非說夢此殊有關係
非止文義少差而已

程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
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

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德及人而浪度歲月
晏然爲天地間一蠢惟綴緝聖人遺書爲有補耳

李二曲曰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毅之日揣摩帖括刻意
雕繪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爲穀而然此外無志故此
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修己務實之儒世不多見以
致修己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士風日壞病正坐
此可勝歎哉

嘉興王惺齋家訓云一日之內必有當務之業聚談者頃
刻而可以周乎四海之遠其端又相引而不窮非若執業

之確有其方其惰心逸志爲害於學問之實功者非淺也
蘇齋師謂今之學者詳於六合之外而畧於耳目之前讀
惺齋之言庶幾日奉程朱之正學講韓歐之文字或如游
子之識其家乎

荆園小語云學問以先入爲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
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
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黃陶菴曰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
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

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

他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吾鄉李文貞公

光地

曰天下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

湊起來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團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別又如百十燈火因散開了反不如一火把之光昔有人力格數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人不足道也讀書之法亦是如此能將所讀之書湊成一堆自能得力此卽孟子將博反約之旨荀子云合三十五人之智智於堯禹只平常人合湊起來便比得堯禹而堯禹不多見者以其散爲二十五人也

通考附錄 卷三
又曰看書須逐條想過一遍不但爲書且將此心磨得可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凡看書但經用過心不獨悟過好卽疑過亦好不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箇根子便有時會發動

又曰某向作學而時習之文有友爲塗乙數次某皆卽時改定每改一次畢竟覺得好些最後復問之曰尙有宜改處否曰似宜拈出性字蓋時習說明來樂凡學皆是如此提出性字乃是吾儒之學故注曰人性皆善又曰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著落如

此議論實爲精透然非再四講切不聞此義矣
又曰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某初讀參同契了無入處用此
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初讀大司樂亦然用
此法又有入處乃知魏伯陽所謂千週萬徧真丹訣也今
有師表之責者只糾合有志讀經之人且不要管他別樣
但教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徧再問他所
得便好

閻百詩

若璩

潛邱劄記云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

直起居注蒙

詢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
舉宋陳良時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
不知此語出何書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
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
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
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
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
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

陸朗夫

耀

曰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

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中三公皆本朝大儒而其言亦無不與程子合矣

虎坊雜識云人有全神赴於舉業終身以之者必自命爲

發憤有志者也然自有識者觀之則仍謂之自暴自棄按
此種人亦自可憐所憐者其舉業亦無成耳若科第到手
之後導之發憤大業亦未必終於暴棄也

乾隆十四年 命大司馬梁詩正捧 御製詩十二本交

沈德潛令其逐日校閱嗣閱過四本先繳進是日召見
上云汝所改幾處俱依汝惟覺生寺大鐘歌中道衍儼被
榮將命汝改榮將爲榮國自因道衍曾封榮國公也榮將
本黃帝時鑄鐘人汝偶然誤會耳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
而汝不知者亦有汝知而我不知者餘八本且盡心校勘

不必依回仰見
聖學高深而復沖然善下實從古帝王所未有又以見珥
筆者流不容率易顏之推所謂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
雌黃者真有味乎言之也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強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
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
家記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
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
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

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
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純
粹無疵有體有用之書方可倘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
用如領兵却親待一夥沒用的兵交友却親待一夥沒用
的友如何聯屬得他人若親待得一班作姦犯科及無賴
之徒則更不可問矣

文文肅

震孟

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裡如何讀得聖賢

之書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乃閉

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遂一覽無遺

張稷若

爾岐

曰厯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

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徧粘之
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間觀所
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旣滿乃
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
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中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
每見務爲泛覽者畧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
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云云此真可爲困學要法

姜西溟

辰英

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

日累月積所蓄自富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
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
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東方朔上書自
稱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
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此時朔年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
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
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

日計之則一日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
夏侯氏作東方先生像讚云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
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
古人讀書不苟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
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

閩復申日儀禮公羊傳穀梁傳日讀三百字一年三四月

可畢卽減半亦不過二二年半

伊順行先生

元復

吾鄉甯化縣諸生有學行康熙間儀封

張清恪公撫閩慕其名將以博學薦令汀州守造廬徵之
辭疾不赴所著有焦桐集余至汀訪之不得僅得其所爲

讀書說一篇固今日俗學之鍼砭而訓蒙之矩臬也說曰
夫學莫大於經史矣凡鄒魯濂洛之道德帝師王佐之經
濟班馬韓歐李杜之文章皆從此出或得其一節而遺其
全粹者有之矣曰舍是而別有得焉者未之聞也合九經
計之周易程傳本義四百七十五葉尙書蔡傳二百七十
四葉詩集註三百三十四葉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八
百一十五葉禮記纂注五百一十五葉論語孟子集注大
學中庸章句四百三十四葉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以
資治通鑑爲折衷溫公原本胡三省注九千五百八十六

葉仁山前編一千六十六葉續宋元通鑑一千五百四十
七葉合國語章注二百九十七葉戰國策正文三百八十
葉史記小司馬注一千九百四十九葉漢書顏師古注二
千六百六十九葉甲子會記三百四葉共一萬七千七百
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祀伏臘外可
得三百日每一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闕三
年經史俱可訖工此在上智者已自能兼綜條貫金聲而
玉振之上可以登四科之堂下可以奉石渠之對矣卽不
然降而爲中智如是者又三年又不然降而爲下智如是

者又三年積之九年之勤而謂經史猶不能淹貫者世無是也此功既成本末兼舉傳世應世無施不可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沛乎莫之能禦矣竊見世之急求聞達者鹵莽滅裂爲不終日之計謂青紫可旦夕取而窮達有命利鈍不齊隱忍羈縻終覬一當倏忽數十年如隙過影所求者未必遂而少壯一去不可復還平生精力虛擲於無用之地內顧枵然而一無藉手長爲庸人以沒世矣悲嘆窮廬悔復何及良可痛也僕旣傷於虎亦欲鑒此覆車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天下才俊不少方其

少年果銳亦有不安流俗之心而載籍浩汗雲海茫然不
識從何下手又恐取道邇迴坐失逢年捷徑猶豫經營東
西馳驚迫衡困旣深非是漸晰乃悟升高行遠古人軌轍
昭然而時已暮矣精已消矣千鈞之弩無能復發矣僕過
不自揆竊比於識途之馬有志之士能從吾言者以中人
之資準之三年小成九年大成不啻探囊可必蓋記誦之
取益有限神智之濬發無窮今之號爲好學者不過多誦
時賢場屋之文及八家秦漢而已此如轉販求贏勾貨作
活終不得富若研練經史六合內外精義微言數千百年

之治亂得失醞釀蓄積於胸中識見奚患其不開擴才力
奚患其不盛大德業奚患其不高明譬則河來星宿錢鑄
銅山取不窮而用不竭故孔孟教人必曰多聞多見又曰
博學而詳說之非虛也人自十七八畢此九年之功猶未
及三十從此有事四方殊未恨晚卽時過然後發憤爲甯
越荀卿蘇明允亦無不可者顧舍百金必得之舉而徼倖
於一跌不可復振之爲以自爲謀則不智爲子弟謀則弗
善熟慮及此又豈所稱賢父兄耶

吉人遺鐸云陶謙年十四尙騎竹馬兒戲後舉茂才位至

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從博徒遊後精經史爲唐名人蘇洵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姚元崇少以射獵爲娛四十始讀書卒爲賢相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至五十三乃成凡少恃中墮而不終始成名及暮年不學而以頽老自廢者當服此劑 又云范文正公讀書帳頂如墨色夫人持以示子孫曰此翁勤學燈烟迹也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祇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凡未及丙夜而倦於篝燈者當服此劑 又云柳公綽自舉

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司馬溫公手鈔諸子自國語以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三端楷無一筆不謹東坡遷海外再鈔漢書唐書璩君瑕云吳文定手鈔五經李于鱗五鈔文選三錄兩漢凡懶於手錄而惟付記室者當服此劑

顧亭林曰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友朋之資猶當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若既不
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
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

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鄭蘇年師答謝鵬南書云來書大意欲著書成一家言以傳世耳愚觀古之聖賢未嘗卽欲著書也其所學務先求諸身旣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大抵皆屬晚年道旣不行而後事此當其初固皆以行道濟時爲亟亟也吾子年未及壯不應卽爲遲暮之言卽立意欲著書亦當先定其志向古之子書各倚所見於世亦不無所益然非道之大全且門徑已盡恐非吾子所

能及卽及亦無由出其範圍故子書可不學也然則居今日而言著書大約祇有數端經學也史學也詩賦古文詞之學也其中又分兩類經學史學有專求義理者有專主考訂者詩古文之學有專摹家數者有泛濫以博瞻見長者此必須定所趨向如從事經學當以何經爲先此一經何者爲根本何者爲附益如何講求以爲折衷又此一經作者林立今尙缺何等義類我當如何研求以補前人所未及夫有所從事則志不紛將來成就始有所裨於世若泛泛然如水中之萍或抱殘守缺拾人殘瀋自以爲獨見

又何緣能垂世而傳遠乎更以古文言之唐宋諸家如歐蘇王皆深於經學著有成書曾亦有史學韓柳書雖未成然觀其文中所言其於經史百家所用功者可見且皆夙負經濟如韓之論淮西事宜及論黃家賊狀歐公王荆公之奏疏蘇之奏疏及策論此豈可以摹倣剽竊爲之者卽論斷古事及議定典禮亦皆學識爲之吾子當推求古人原本之所在必使措之於辭實有質榦非時花候鳥徒悅耳目過時則爲飄風乃爲可貴抑又聞之學於師者必諮於友師尊而難攀友近而易入故學古文亦須博覽元明

及近代各家代近則事跡相通題目相習閱之又易入手
蓋能博覽然後義類詳明得所牽引心思亦有所注至於
歸宿仍在唐宋諸大家此亦如泛巨海者當先學操舵於
舵師欲獵平原者當先學健兒之騎射耳雖然猶有進焉
言心聲也令伯陳情之表武侯出師之詞膾炙千古此其
人豈沾沾以文爲事哉忠孝之誠蓄積於中故懇款之詞
溢於筆墨然則修身敦行自理性情尤爲大本大源之地
則劉彥和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否
則貌竊唾拾無本之言必不相稱古文如是詩賦可知所

以治經學如是所以治史學者亦可推矣

粵東宋苴灣觀察

湘

學人也亦頗負詩名一日在蘇齋談

藝師曰可惜苴灣一好人不讀書苴灣愕然師曰汝讀書
是一繙就過算不得讀書又曰汝詩才却好何不作詩苴
灣又愕然師曰汝詩是三杯酒後隨筆一揮如何算得作
詩苴灣爲之悚然嘗謂余曰老輩法眼可畏如此阮芸臺
先生亦云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
行始是真能讀書也此皆可爲後學頂門針

今人著述引書必注明某卷此法最善可以杜裨販之弊

前人所不及也余仲林

蕭客

嘗言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

遼僧行均之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二書然亦不過

二三條如是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則在程大

昌之前頃閱道藏見唐人王懸河三洞珠璣每卷稱某書

某卷則又在江少虞之前矣

四庫提要謂李匡父資暇集引通典多注出某卷匡父亦

唐人

顧亭林嘗言萬歷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

二三百篇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為門人講吳化事君

數一節文中有謬謬二字謬字出離騷謬字出史記商君

傳謬謬二字又出陸機辨亡論今意欲集門牆多士十數

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以示後學讀書作文之式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法亦甚善也

費補之

袞

梁豁漫志云曹孟德嘗言老而好學惟吾與袁

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寢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旣熟見理亦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入所謂溫故知新也

阮芸臺先生曰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曠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凡在儒林類能爲算惟後之學者喜空談而無實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耳自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

高宗純皇帝欽定歷象攷成諸書旣行而海內之精數學

者亦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之王錫闡淄川之
薛鳳祚宣城之梅文鼎儒者兼長則如吳縣之惠士奇婺
源之江永休甯之戴震鍾祥之李潢元和之李銳皆有撰
述流布人間我朝算學之盛蓋從古所未有矣

六藝以數居末一字有人欲以二三年工夫通了算學再
來理料經義其意以算學有盡而經義無窮也不知經義
雖包裹淵深都是從根本說起歷數之學則頭緒繁雜難
以遽罄譬如一株樹還是根本多還是枝葉多况要精六
藝尤須以經書道理爲根則用力雖勤而以本貫末卽末

見本自有從容悅心之樂否則勉強先從繁雜處入恐致
心病前人有讀黃石齋先生三易洞璣極意殫精必求其
解遂至失心者所當引以爲戒也

顧亭林嘗言吾於經史雖畧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
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
而已老矣此是真讀書人方能自知其分量今之學者能
如此自知者已少自知而復肯自言之者更少也
今三家村塾小兒讀書率多大聲狂叫聒耳不堪秀才家
讀時文亦往往如此每不惜氣竭聲嘶而不知其有損無

益也余最愛誦彭忠肅

龜年

讀書吟示子鉉云吾聞讀書

人惜氣勝惜金纍纍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
絕反可聽有時靜以默想見紬繹深心潛與理會不覺泳
嘆淫昨夕汝讀書厲響驚四隣方其氣盛時聲能亂狂霖
倏忽氣已竭口亦遂絕吟神疲神自昏思慮那得清安能
更雋永温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諷誦
餘且學思深湛又唐盧仝寄男抱孫詩亦云尋義低作聲
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強叫吼又元楊元誠瑀讀
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遍數未熟莫要背

念既倦不如且住此皆可爲後生小子讀書之法

退菴隨筆卷三
孫儁年侍校